



赤腳的星期四島女孩

藍乃才（攝）

「星期四島」之歌



Up in regions
equatorial 位於赤道之
區/Blessed with scenery
piscatorial 渔光風貌得
天獨厚/Is an island
known to fame 島嶼之
聞名來自/Pearlers live and pearl thrives
there 採珠工業興旺採珠人此地為家/
Coloured races live in hives there 各色民族
群居這兒/White men only risk there lives
there 白人只為冒險而來/Thursday Island
is its name 它的名字是「星期四島」

這是一首描寫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星期四島」的詩歌。

位於南緯十度三十四分、東經一百四十二度十三分的「星期四島」(Thursday Island)，英文簡寫TI，是澳大利亞最北面的島嶼。它是介乎澳大利亞與巴布亞新幾內亞之間的托雷斯海峽(Torres Strait)上的小島。島上居民以美拉尼西亞人(Melanesian)為主。若不是一次探險遊輪之旅，很難想像有機會跟這小島結緣。

我們乘坐的探險遊輪「獵戶座」ORION，在一個星期天的早上抵達星期四島。儘管遊輪的工作人員登岸前已經預告，周日的星期四島除了酒店餐廳外，其餘商店包括雜貨店，將全部休業。

但我們還是很想去看一看，到島上的最高點，想像一百多年前的盛世、二百艘雙桅四角帆船停泊星期四島的畫面。然後，大批日本、馬來亞、印度的採珠工人來到此地。日復一日，討生活的採珠女在托雷斯海峽陰鬱的水域裡生活；運氣好的日子採到藏珍珠的貝，更多的時候是與海洋搏鬥，也許受傷，也許賜上性命。

星期四島還有一個傳奇故事。

二次大戰期間，面積只有三點五平方公里的星期四島是托雷斯海峽的軍事總部，澳大利亞和美國的軍事基地。但日軍只在一九四二年對該島進行過一次轟炸，也是唯一的一次；毗鄰的角島(Horn Island)卻遭受連番轟炸。人們普遍相信，星期四島在大戰中倖免於難，是因為島上的日本墓園，埋葬了數百名當年漂洋過海到這兒討生活的採珠女。

大戰結束後，居民回到島上安居，又恢復了古老的傳統——赤腳。島民相信，先祖的魂一直留在島上守護後人。赤腳是對祖先尊重的表示。

星期四島是我們這次航程從印尼進入澳大利亞的第一停靠港。星期四島是澳大利亞昆士蘭省一個特殊的行政區域，所有持電子旅遊簽證的旅客，必須出示電子簽證的打印本，方可從星期四島入境澳大利亞。可我在網上申請電子簽證時，給系統隨機抽樣做進一步審查。當我根據指示，在十二小時後進入系統查看審查結果，簽證批了，但不能打印。

情急之下，只好致電澳大利亞香港領事館求助。衷心感謝領事館簽證部的同事。問題最終解決了。

星期四島，成為航程中難忘的一站。

草坪讓不讓踩

公園的草坪讓不讓踩，在我心目中一直是個疑問。所以如此，是因為我會被轟出過草坪。那是幾年前的一個春天，我去北京住家附近的龍潭公園散步，為了觀賞草地中一株綻放的桃花，剛剛邁進草坪幾步，就被一位年輕人趕了出來。原來他是被公園僱傭看守草坪的。他客氣地對我說：「草坪不許踩！」我只好走出來。那之後我發現，幾乎北京所有公園的草坪邊上，都插着「請勿踐踏」的牌子。由此我心中產生了一個疑問：草坪真的不許踩嗎？

我曾在韓國呆過幾年，但沒有注意過這個問題。去年，我又有一次機會去韓國，下榻首爾普拉子酒店，它位於市廳前廣場的南側，二十幾層，我們住在十五層，居高臨下，整個廣場盡收眼底。這個廣場不小，但過去主要用來疏導交通，五個路口來往的各種車輛，在這裡轉幾個彎之後，就

事實上，將書「讀厚」，更是為了培養讀書人自我的融會貫通、觸類旁通能力。王蒙在釋「通」時這樣說過：「『通』也是中國古代的話，『通』是指你懂得自然科學的道理，也能用它來解決人文科學的一些問題；你懂了西方世界的許多事情，你也可以通過它來更好地理解東方世界通行，因為有些道理有某些一致性。」無獨有偶，一些外國企業家表示，中國內地大學生外語很好，但缺乏對不同國家文化的理解。外資企業的員工往往來自不同世界各地，只有對那些各個民族的文化有深刻理解的管理者才能夠把這些文化背景迥異的員工整合成一個高效率的團隊。而了解一個民族最好的途徑就是在「薄」，再由「厚」而「薄」，如此循環往復，則境界全出。因為如此這般，閱讀不再是手段而是目的。

「讀薄」與「讀厚」

將書「讀薄」，自是一樁苦差使。將書「讀厚」，則需要開掘、蒸餾」，「讀厚」則需要拓展、雜糅。

「讀薄」與「讀厚」，雖然有着相同點，譬如都離不開讀書，都要要求閱讀一本中世紀的哲學巨著，一周大概要向不同方法不同。從取向上說，「讀薄」偏重於求深度；從方法上說，「讀薄」需要開掘、蒸餾」，「讀厚」則需要重於求寬度；從方法上說，「讀薄」需要開掘、蒸餾」，「讀厚」則需要拓展、雜糅。

首先把書的內容縮減為二十頁，然後再減到十頁，五頁，最後只剩下二頁。

所有的無關緊要的旁枝末節統統去掉、縮減，只留下最根本、最重要的兩頁。到了下一週，又從另一部鴻篇巨製開始。這樣一來，所讀過的哲學思想和意識理念自然在腦海裡留下了印象。

「讀薄」的過程，其實就是不斷過濾、不斷凝練、不斷濃縮、不斷「蒸餾」的過程。這般讀書，每讀一本，就能獲得「雁過留聲」、「水過留迹」的效果，長此以往，其作用和意義不言而喻。據記載，青年時期的陳寅恪去拜見歷史學家夏曾佑。夏見到陳後，說：「你能讀外國書，很好；我只能讀中國書，都讀完了，沒得讀了。」陳寅恪直到晚年才發現：中國的古書儘管浩如煙海，但是追根溯源，只不過有十種而已。其他不過是衍生品。無論夏曾佑抑或陳寅恪，這般深切的體會，不亦緣於其將書「讀薄」的功夫嗎？錢鍾書亦然，有一次，國家要黃永玉畫一幅《鳳凰涅槃》作為禮物送給日本，訪問團團長王震關照黃永玉寫一個「鳳凰涅槃」的文字根據。在翻遍資料、訪遍人而不得之時，黃想到了錢鍾書。錢告訴他：「這時是郭沫若一九二一年自己編出來的一首詩題目。三教九流之外的發明，你哪裡找去？鳳凰跳進火裡重生的故事是有古羅馬錢幣上有過浮雕紋樣，也不是羅馬的發明，可能是從希臘傳過去的故事，說不定埃及、中國都有點關係。這樣吧，你去翻一翻大英百科……」你去翻翻中文版的《簡明不列顛百科全書》，在第三本裡可以找到。」黃永玉依言果然一找就解決問題。錢鍾書的這番檢索本事，除了博聞強記，還不緣於其「讀薄」而博觀約取之功？

「讀薄」固然重要，「讀厚」也必不可少。「讀厚」更多要求對相關聯的或類似的人、事、理、知識點作橫向溝通，並力求在越界而讀上下足功夫，以架構立體式的知識網絡，優化視野結構。就如愛因斯坦，除了自然科學知識，他還有更為廣博的文、史、經濟和哲學方面的知識，這對於他思索整個人類的命運，自會更為運用自如，切肯綮。

「讀薄」與「讀厚」，更是為了培養讀書人自我的融會貫通、觸類旁通能力。王蒙在釋「通」時這樣說過：「『通』也是中國古代的話，『通』是指你懂得自然科學的道理，也能用它來解決人文科學的一些問題；你懂了

西方世界的許多事情，你也可以通過它來更好地理解東方世界通行，因為有些道理有某些一致性。」無獨有偶，一些外國企業家表示，中國內地大學生外語很好，但缺乏對不同國家文化的理解。外資企業的員工往往來自不同世界各地，只有對那些各個民族的文化有深刻理解的管理者才能夠把這些文化背景迥異的員工整合成一個高效率的團隊。而了解一個民族最好的途徑就是在「薄」，再由「厚」而「薄」，如此循環往復，則境界全出。因為如此這般，閱讀不再是手段而是目的。

我和我先生

柳 樞

我和先生相識整整二十一年了。我們在一起的日子，已經覆蓋了我生命中一半的生活。從鄭重其事地向別人介紹說這是我先生，到已經習慣叫他老公，這就是距離感從有到無的過程。

生活有時候像一個會慢慢改變人形象的鏡子，照出的人已不是當年的樣子。記得剛認識老公的時候，覺得他特別高大，在越秀公園五羊塑像前照的一張相片，有如一株頑長而挺拔的松樹，那年輕而又不失成熟的氣質，令我傾心；而今我眼中的他，卻不像過去那樣高大了，難道是他變矮了，抑或是我長高了？時光的刻度真奇妙，誰也說不清這是怎麼回事。

談朋友的日子總是迷人而美好的，那是讓心永遠微笑的回憶。走進圍城，才是真正回家的開始。二十年了，對老公的性格算是了解了，做了先生的他有默默的細心卻也有讓人意想不到的粗心或粗放，做了爸爸的他有超乎尋常的責任感和愛心。雖然他性格的底色還是那麼沉靜穩重，但是在十七年婚姻生活中，我們都已「原形畢露」，他習慣於忍讓的作風終於經不住我那種時不時要打破砂鍋問到底的溝通作風，而必然將兩人帶到實話實說的境地，屢屢抱着「好男不和女鬥」觀念的他終於放下了男人的面具，而袒露了一個人的思想的原野，哪裡有草，哪裡有花，哪裡是不毛的荒漠，哪裡是永遠會冒出泉水般的有說不完的話題，我知道了自己的丈夫，他看似隨和，但也極其認真，他絕不附和你，除非他真的說錯了什麼，他會認賤，所以他說的話倒都是真的，水分很少。因為我欣賞誠實多於表面的「和諧」(那往往是以互相並不交流為代價的)，所以我喜歡這種同中存異的交流狀態。

二十年了，老公依然不常甜言蜜語，所以才會偶爾一句，夠我受用半天。我是很愛給人過生日的人，每次唱起生日歌恐怕比過生日的還激動。我也希望我的愛人能記得並重視自己的生日。經過這麼些年的薰陶，在我已經進化到了告訴自己不要抱太高期望之時，他卻修成正果，知道正式慶祝一番的「儀式」了。而此時的我已經慢慢悟到與其過好一個儀式上的生日，不如每一天過得問心無愧。在一個商業社會裡，其實生日在很多時候是過給別人看的；不過老公對父母生日兄弟生日也開始真的上心，有時候我身體不好，老公還會買上一束鮮花捧到我面前，令人溫暖，這也不能不說是受我喜歡「製造驚喜」的影響而「近朱者赤」的結果。

老公在浪漫這一課算是畢業了，可我在他的「管理優選法」一課卻似乎永遠畢不了業。他的頭腦經過數學本科、計算機碩士和管理信息系統博士的訓練後，有如一架嚴謹的電腦，任何要做的事經他一過濾，最多五秒

鐘之後就會形成一個複合型時間表。在我們兩個孩子的上學接送、課外活動可以多得讓人瘋狂的框架裡，我和先生在這框架裡走過六年，還將繼續走下去。所以我們家並不符合那種男主人對孩子時間表一問三不知的陳規老套(sereotype)，譬如很少見到羽毛球場上兩口子都在打球的「奢華」景象，而是男的為主，女的為少數，因為總得有一個人在家裡看孩子，或者不是兩口子都愛好同樣的體育運動。插一句題外話，老公得過很多本地區和州際羽毛球比賽的名次，我也在老公現場指導下得過一些名次。

我在生活中的馬大哈令我總要鬧出不少笑話，我最怕家裡人問我一個很久不見的東西放到哪裡去了，這種問題能把人逼瘋，我媽在我小時候常常說我「你怎麼在自己的家裡也像一個人一樣，什麼東西都不知道放哪裡？」我常有一些因心不在焉而弄出的笑話，譬如我如果那天心血來潮要帶自己的手提包到球場去，十有二三次會把包忘在球場，或忘在打完球後去吃飯的餐廳。每次都要在我們回到家後老公專程再開車回去拿回來。我自己也難為情，只好給老公封一個官來掩飾心虛，我說：「老公，你是我的秘書呀。」有什麼事有關日程表的，我常常要過問一下我的秘書，以防紕漏。

老公很隨和並且寬容，這並不是那麼常見的性格。你會發現不論男人女人，隨和而寬容的人總是有很多長期朋友。在港讀書時，我記得他博士畢業時，我們想好好慶祝一番，於是在他所在的城市大學的九龍塘的又一城商業中心轉了一圈，最後以美餐一頓、我買了一條可稱「巨額」的鑽石項鏈作爲圓滿結局。我的好朋友秋天不勝羨慕又「憤憤不平」地說：「怎麼他博士畢業倒是你買東西啦？」我強調地哈哈兩聲，說對呀，這就是慶祝，給我買東西也是一種慶祝嘛。

那是多麼美好的香江歲月，那是一擲千金的豪放，青春不必偽裝，如今當年那種花錢的心態已經被居家過日子的「套路」沖刷得一去不返，嗚呼！

我對於幸福婚姻的理解，内心是希望兩個人之間有一種不需言傳只要意會的默契，是對一些生活大方向進行改變的提議得到對方的理解和支持，這就很幸運了。譬如當年是我先去外地讀書，讀完碩士還想再讀博士，老公再隨後到同一個城市讀博士來了。這之後我們走得越來越遠，終於成了海外赤子中的一員，是也非也且不論，只能說讀書整個改變了我們生活的軌道。

幸福婚姻对我最好還是兩個人皆為旗鼓相當的對手，這樣交流思想才可以盡興，即使有時候不得不以argue的形式來交流，那也比你說的話如放到一把棉花上沒有反應的好。我們結婚至今的許多年，我一直以為老公不是我的對手，因為他常常以躲避來應付我們觀念上

美麗的斯波坎市

的不同，其實婚姻的質量是要看交流的深度，至少我自己這麼認為，所以我一直在做這個「工作」。多年過去了，我承認許多時我不是老公的對手，因為老公在歷史知識、對全局的把握、爲人處世的從容大度方面，遠勝於我。同時，我也看到在商學院工作的他和在社會科學領域裡的我，都被我們各自的學科思維塑造了很多，我們似乎永遠無法說服對方去承認自己學科的局限性。這又何嘗不是一種學科上的文化中心主義(Ethnocentrism)？

現代的人因爲受文藝作品的影響，很喜歡問你愛我愛你嗎這種問題，我也無法不落俗套。但是我漸漸知道，有時候愛就是行動，雖然愛離不開表達。愛的行動勝過語言的表白。當我有時候要出門去，老公會提醒我穿多點，在家裡不要不穿襪子這樣會涼着涼，當我說某天我要幹什麼，老公會輕輕地說你不是已經約好了要做另一件什麼事了嗎？我驚異於他的電腦程序何以如此精確，他的溫存又何嘗不在這種時刻爲家人的各種時間表而不停地運行的狀態中呢？

老公在西藏度過了童年和少年的獨特經歷，造就了他樂於助人、不事張揚、識大體的品質，童年生活條件的簡樸和比較惡劣的生存環境形成了他樸實而樂觀的人生觀，天性的善良使他具有一種獨特的人格魅力，不卑不亢的爲人風範，他做到了。我和老公有許多磨合，但是，我的確是越來越欣賞他、珍惜他了。

(寫於美國華盛頓州斯波坎市)

在哥本哈根問路

彭 佩



去位於哥本哈根市中心北部的長堤公園，欣賞世界聞名的美人魚銅像，是每一個踏上丹麥國土的遊客的必修課。也許那天是因爲太過陶醉於「美人魚」的淒美愛情故事，當我隨上人流走出公園大門的時候，才發現我已經和同行的導遊和夥伴們走散。

我嘗試着四處尋找旅行團的朋友，可十幾分鐘過去了，一切都是徒勞。一咬牙，我打算拿出手機打一個超貴的「國際長途」給同伴。一摸口袋，我發現裡面竟然空空如也，手機大概是被忘在了飯店的床榻上。

在人生地不熟的異國他鄉想要找到同伴似乎有些難度，我尋思着，回到飯店裡等待他們回來或許是最好的選擇。可我天生是個路盲，想要自己找着回去，那似乎比登天還要難。沒有辦法，我只好硬着頭皮用蹩腳的英語向路人問路。

經過再三的自我鼓勵，我終於叫住了一個滿臉絡腮鬍的中年男子。但很快，我爲自己的選擇而感到失望不已。那男子似乎比我想像的要糟糕，他壓根就不懂英文，一個勁兒地朝我報歉地搖着頭。我想他一定會丟下我，頭也不回的走掉。然而我錯了，他一直認真地看着我，靜靜地聽我說，儘管他根本就聽不懂。等我說完，他朝我笑笑，然後向我做了一個跟他走的手勢。我不知道我爲什麼要跟着他走，或許是他一臉的真誠，或許跟着他走有意想不到的結果吧！我跟着他拐過了一條又一條街，在一個印有中國字的店舖前，他停了下來。頓時，我明白了他的意圖，他是想讓他的一個開店舖的華人朋友幫助我。他走進店裡和店主說了幾句我根本不懂的丹麥語之後，店主李先生笑嘻嘻地走出來和我招呼。在國外看到黃皮膚的中國人，讓我感到莫名的親切。頓時，我的心一下踏實多了。和李先生高興地攀談着，竟然忘記了「絡腮鬍」的存在。等我想起向他道謝的時候，他早已不見了蹤影。爲此，我的心裡有了些許的失落，我爲因爲自己的大意，沒能當面向他道謝而感到相當的遺憾。

李先生把我送到了我們旅行團下榻的飯店，我緊緊握着他的手表示感謝，並請他把我的謝意轉達給他的那位「絡腮鬍」丹麥朋友。讓我感到難以置信的是，李先生告訴我，他同那位丹麥朋友並不認識。我實在難以想像，在異國土地上，一個素不相識的外國人，竟然以一種讓人不可思議的方式對我伸出了援手，幫我渡過了難關。

寂寞青藤

陳利生

走向它要去的方向。但現在變化很大，廣場經過改造，鋪上草坪，按上裝飾，成爲市民休閒的場所。我最欣賞的是那片草坪，像一片綠色的絨毯，鋪展在偌大的廣場上，兒童在上面盡情玩耍，青年男女半躺半坐竊竊私語，彷彿一幅優美的水彩畫。我們到達的當晚，廣場上燈光閃爍，草坪中間的舞台上，歌舞演出繽紛呈現，觀衆圍滿四周的草坪，有的還隨着樂曲跳起舞來。我看着這光景，心中不禁又自問：草坪到底讓不讓踩？

在此前一年，我和老伴還去過多倫多，看望女兒一家。女兒家門前就是一片草坪，孩子們可以在上面騎車，還可以在上面踢足球。一次我們去郊區海公園，進門越過一個小山，展現在我們面前的是一片大草坪，綠茵茵，水汪汪，令人心曠神怡。我們踏着鬆軟的草，走到草坪中心，那是一個巨大的楓葉圖案，四周還配有多座雕塑，吸引著遊客駐足觀看。我看着這光景，心中不禁又自問：草坪到底讓不讓踩？

正當疑問未解之時，近日央視《朝聞天下》報道說，上海世博會場館建設進入最後階段，園區內將建成大片的草坪，迎接成千上萬的參觀者。報道特別強調，這些草坪不怕踩踏，可任遊客自由休閒。聽到這個消息，我的疑問有了答案：中國的草坪也是可以踩的了。我相信，不久的將來，我就會看到，在我們公園的草坪上，孩子們在追逐打鬧，年輕人在依偎私語，這一起希望或許不久能夠實現。

相比，青藤書屋顯得冷清孤寂多了。然而，短短的十來分鐘的距離，卻讓遊人一下子跨越了四百多年的光陰。青藤書屋，靜臥在現代城市的深巷中。從紹興繁華的魯迅路走進逼仄的前觀巷，乘着小巷很深很窄，青瓦白牆，濃濃的江南味道。行不多時，拐進一戶牆門，迎面見一橫匾，上書「青藤書屋」四個字。這是一個充滿禪意的所在，這裡會住着一位青藤先生的後人。這裏不敢相信，這樣一個方寸之地，會孕育出那種氣勢豪縱的大寫意。一五二九年，書屋的主人——徐渭，便在此呱呱落地。徐渭，字文長，號青藤、天池。徐渭一生得意，但極有藝術成就，書法、繪畫、詩文、戲曲，無不精通。徐渭的晚年，貧困交加，生活十分悲